經訓堂本墨子

壹

ロ 13
3120
1

ロ13
3120
1-5

天保六年乙未仲春鐫

經訓堂墨子

江戶

松本氏藏板

墨子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

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

故 田中王堂氏
昭和七年八月 田中末葉子氏寄贈

門 13 號 3120 卷 1

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姸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䟽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揚

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

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貉之閒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荅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敗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關叔之即管叔實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後敍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敍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敍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虚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

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褋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絶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

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

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嘗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為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檻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据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予說苑作干莘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訛能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蔽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為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為政有天舊有下字政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取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朞年就

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語原作乎有昆弟五人

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肎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子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歟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蔕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如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竝尊史傳以墨附孟荀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宋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 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 又三卷 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 亡九篇
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
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 備本作上 同爲說云荀孟皆非
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同
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
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
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
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
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
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竝行異端之學安能

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益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搏覽典籍其辨訂不宜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

墨子篇目考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賞戴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讀如征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

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肎苟安如
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言自處于難即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
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舊脫此字据上文增究其情疚究
同猶云內省不疚雖雜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
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
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君必有弗
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禮記云言容詻詻鄭君注云敎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
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二字疑誤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喑宋齊謂兒泣不
止曰喑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喑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喑亦是遠臣則唫唫與噤
音義同史記蒯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尸蔭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

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
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
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沅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
五刀此其錯言摩錯之利錯者必先靡挫靡爲韻靡字麻聲是以甘井近
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近伐竭伐爲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爲韻是故
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
起之裂其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
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
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
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有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
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

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
非一源也据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裘引此與舊同蕤文
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
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
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
待女以千溢只作溢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
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
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惡讀如烏
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
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蓋非兼王之道也是
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說文云潦雨大皃然此義與明瞭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
魚也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
嶢嶢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
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貈之貈逝淺者速竭墝埆者

墝埆當為磽确磬石也見說文俗寫以土何休公羊學曰墝埆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淳澤
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
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
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
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
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
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無入
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忮也玉篇云忓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
人之孩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

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
日逾設壯疑作飾莊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字當
為弟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
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
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
髮隳字當為墮顚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
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
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偏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
本不固者末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不能上也雄雄猶勇
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舊从
耒非玉篇云秏可到切減也敗也詩云秏斁下土又云耗正作秏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

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
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
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
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當為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
也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气有欲者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
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
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
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
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無此字為五

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愼也
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又節文舜染於
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
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
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
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
干辛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又愼大云桀爲無道干辛任威淩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
說苑云桀用干莘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推哆本書明鬼云王手禽
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
王染於厲公長父呂氏春秋厲作虢云虢榮二卿士榮夷終一本作公史記云厲王好
利近榮夷公幽王染於傅公夷蔡一本作祭公穀呂氏春秋作虢公鼓祭公敦此

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此戮字假音舉天下
不義辱人必稱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
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呂氏春秋
作沈尹蒸又贊賢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又尊師云楚莊師
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竺案申尹莖巫竺皆字之譌吳闔閭染於伍員
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庾公差孟子云之
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緩急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
氏字子禽楚之鄒人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
射染於長柳朔王胜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
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秦并高誘注云寅
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

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吳夫差染於王孫雄舊誤作雒太宰嚭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黎之子知伯搖一本作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呂氏春秋作椻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禋誤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呂氏春秋作皆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擾犪字之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誤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

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理猶治則段干木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夏段干木禽子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刁非玉篇云刁丁幺切亦姓俗作刀詩曰必擇所堪堪當爲媅字假音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檥榦也儀與儀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此縣挂正

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説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猶逾已猶勝于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説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當云牛羊豢犬豬説文云犓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犓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絜爲酒醴粢盛潔字正作絜説文云粢稷也粢稻餅也然則粢盛之字作齍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説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

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舊脫此字以意增）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正爲尗）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舊脫此字一本）有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稷爲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城傾爲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當殃爲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養爲韻）民無食則不可事（食事爲韻）故食不可

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為韻五穀盡收則
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主御為韻一穀不收謂之饉
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餽饟師古曰餽亦饋字言須饋餉
五穀不收謂之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餓字
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舊脫据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為饑蔬不孰為饉果不孰為荒與此異
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
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二字舊脫据藝文類聚增
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
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
客四鄰之使雍食疑一饔字說文云饔孰食也
而不盛徹驂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騑
塗不芸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涂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蕓省文
馬不
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
隊其子於井中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井讀如阱
其母必從而道之今
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言重于其子
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
時年說文云季穀孰也故曰時季
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
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何為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
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
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
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
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

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王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 此其離凶餓甚矣 離讀如羅 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 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 寶爪守為韻 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

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椁 舊作槨俗寫 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 當為謝荀子王霸云臺謝甚高楊倞曰謝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古無榭字 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 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 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 離讀如羅 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墨蓋夏教故義略同

辭過第六

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 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 未知為宮室 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增 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 三句太平御覽節 故聖王 太平

御覽引作人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太平御覽引作制曰高足以辟潤
濕辟避字假音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足以圉風寒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
玉篇云圉禁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
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謹廑字假音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
也此下舊接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云云今移役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脩其城郭則民勞
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
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學士校云當在此今移
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爲觀樂也
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辟僻字假音故節於身
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
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

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已上六句太平御覽
節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
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
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藝文
類聚引作衣皮毛非帶茭說文云茭乾芻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聖
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已上舊有役脩其城郭云云四十八字今
移前絲麻梱布絹梱字當爲稇說文云稇絭束也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
則練帛之中中讀去聲足以爲輕且煖文選注引作煗夏則絺綌輕且
已上七字舊脫據北堂書抄增凊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
膚北堂書抄引云以適身體以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
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

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
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
用財節而易贍也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詹高誘曰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爲之澹文選注
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
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
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凊皆已
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
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當爲佩古無此字女工作文
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
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
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

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
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
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古只作埶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
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
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
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太平御覽引此炙作炰鼈作鱉大國累百器
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据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
方丈目不能偏視手不能偏操口不能偏味冬則凍冰夏則
飾饐飾若覆食之幕是也饐說文云飯傷溼也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
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當爲餧說文云餧饑也雖舊脫此字据太平御
覽增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

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閒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舊作子一本如此）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

程繁（太平御覽引作程子）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説文云賴除苗間穢也耘或字此省文）秋斂冬藏（古只作臧）息於聆（當爲瓴）缶（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缶是缶字之壞）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太平御覽作脫同）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茅茨舊作第期今據太平御覽改）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舊作循今以意改）九招（已上下六字舊脫今據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伊尹作爲大護歌露脩九招六列）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

墨子卷之一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二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尚賢上第八　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

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佐當為左)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萌氓字之假音)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舊作異本如此)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言所從入之門)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殿讀如奔而殿)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

舜於服澤之陽（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即蒲澤今蒲州府）授之政天下平禹擧益於陰方之中（未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湯擧伊尹於庖廚之中（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擧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爲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擧閎夭泰顚於罝罔之中（事未詳或以詩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語而爲說恐此詩即賦閎夭泰顚事古者書傳未湮翟必有据）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下疑脫一字）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尙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擧不得意賢士不可不擧尙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

尙賢夫尙賢者政之本也

尙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一本作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尙賢之爲政本）何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擧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一本作爲）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愼予官此謂事能

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一本有家字）也蚤朝晏退（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

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若猶順）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廞（舊作予贊盧以意改）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惟毋得賢人而使之（毋讀如貫習之貫）般爵以貴之（般讀如須賜之須）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

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當為盜經典通用此）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
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
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
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
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舊作食一本如此）於政
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
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
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
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
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
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

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
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
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
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
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
此故也（古字以已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
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
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
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
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佼姣字假音說文云
姣好也玉篇云姣音狡妖媚也）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

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

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沛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嬀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陶河瀕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

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強也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劭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疑蒲澤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漢書作㜪玉篇㜪嫀二同色臻切有㜪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倂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誘曰侁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郃陽非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史記索隱引作傭築乎傅巖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

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絶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乃熱照無有及也（言其罪積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淸問下民有辭有苗（孔書作鰥寡有辭于苗）曰羣后之肆（孔書作逮）在下明明不常（孔書不作棐傳云輔据此當作匪）鰥寡不蓋（孔書作侮）德威維威（孔書作畏）德明維明乃名三后（孔書名作命）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孔書哲作折）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鄕其德（鄕讀如向）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一本作窕非）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曰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

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埴訓黏土堅牢之意）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屢即屨字省文史記或作屢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可賢政之本也（當云不可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毌以尚賢爲政（毌同慣下同）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一本作夫）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毌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

善者可而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尙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尙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尙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材同）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尙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尙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擧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舊脫此字一本有）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疑郎恆山之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僕佚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使爲庖人湯得而擧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

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書正義云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傅巖在
虞虢之界洲當爲州圜土之上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
食故此云圜土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
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
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
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
可而利天而同能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
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孔書作吁來
有國有土孔書國作邦告女訟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在今而安百姓孔書
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書兩不

字作非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
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距字假音年之言然曰晞夫
聖武知人睎疑當从目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
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
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辟同避莫
若爲賢爲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
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
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
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
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

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躄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一本作放）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臭殠省文）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慝即匿字異文隱匿之字亦寫从心知經典慝惡字即匿也）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此下有脫文）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皐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紂拘文王于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黄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二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三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尚同上第十一 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㱙餘財不以相分舊本㱙俱作列非說文云㱙腐也或从歺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當爲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

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說文云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而與如同）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一本作必）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

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菑巛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溱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溱月氏正義云溱音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說文云紀絲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紘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死餘財不以相分（死舊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請當爲情下同）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

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

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舊作子一本如此)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戾沴字之假音)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本書多作絜俗从水)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關市譏)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

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脱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苗舊作量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閒脱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當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作虐）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爲拒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爲卿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舉措）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

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以爲便譬讀如僻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

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尚同今据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今据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擧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本如此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

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卽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尙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尙同下第十三[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卽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避]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

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説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鬭而薄（舊作蕩本如此）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説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舊作毀本如此）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

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惟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禍一本如此下同）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

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

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舊脫此字一本有)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一本無此字是)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一本作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一本無此字非而同能)以尚同一

義爲政故也天下既(一本作計非)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爲說也尚同(一本作上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爾雅云窕閒也猶云無閒)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孔書無此文)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

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二字一本作先是譽令聞先人舊脫此字一本有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舊脫此字一本有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據上文當有之人二字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

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敀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舊作唯以意改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察當云不可不察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卷之三

靈巖山館刊